

第一〇二册目次

廣弘明集三十卷(二)	唐道宣撰	一
集諸經禮懺悔文二卷	唐智昇撰	一七四
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	唐義淨撰	二二〇
比丘尼傳四卷	晉寶唱撰	二九一
說罪要行法一卷	唐義淨撰	三二六
受用三水要行法一卷	唐義淨撰	三二八
護命放生軌儀法一卷	唐義淨撰	三三一
開元釋教錄略出四卷	唐智昇撰	三三四
紹興重雕大藏音三卷	失譯	四二六
法苑珠林一百卷(一)	唐道世撰	四六八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六

聚

大唐西明寺釋 道宣 撰

慈濟篇序

若夫慈濟之道終古式瞻厚命之方由來所重故蠢蠢懷生喁喁類莫不重形愛命增生惡死即事可觀豈待言乎然有性涉昏明情含嗜欲明者恕已為喻不加惱於含靈昏者利己為懷無存慮於物命故能安忍苦楚縱蕩貪癡以多殘為聲勢以利欲為功德是知坑趙六十餘萬終伏劍於秦邦膳畢方丈為常窮刑戮於都市至如禍作殃及方悔各原徒思顧復終無獲已然則釋氏化本止殺為先由斯一道取濟群有故慈為佛心慈為佛室慈善根力隨義而現有心慈德通明起慮而登色界況復慈定深勝兵毒所不能侵慈德威微蛇虎為之馴擾末代門學師心者多不思被忍辱之衣示福田之相縱恣饜養以酒肉為身先飲啖不異於流俗踐陟同於

賢聖經詰明示不得以佛為師譏醜塵點滅法在於斯矣况復蠶衣肉食聞沈侯之極誠醞釀屠宰見梁帝之嚴徵觀其勸勗之文統其懇懃之至足令心寒形慄豈臨履之可擬乎故上士聞之足流涕而無已下愚詳此等長風之激空林且夫生死推遷匪旦伊夕隨業受報論歷無窮不思形神之疲勞而重口腹之快利終糜碎於大地何所補於精靈乎所以至人流慟常慘感於狂生大士興言慨怨魂於煩惱撫膺吊影可不自憐一旦苦臨於何逃責既未位於正聚何以抵於三途行未登於初地終有懷於五怖輒舒事類識者思之

廣弘明集慈濟篇第六

究竟慈悲論

齊沈休文

與何胤書論止殺

梁周顒

斷殺絕宗廟犧牲詔

并表請 梁武帝

誠殺家訓

北齊顏之推

斷酒肉文

梁武帝

究竟慈悲論

沈休文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為重恕己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群各遂厥宜得無遺夭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為甚嗜深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胎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為方未異害命天生事均理一淪繭爛蛾非可忍之痛懸危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泉妾登絲蠶衣共頒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閑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六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肫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

煖於身事既難遣甘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為言非有優劣宜泉麻果菜事等義同攘寒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繒纊當有別途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群生理無偏漏極鹿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黜繒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革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禁淨通蠶則舍生無有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蠶革宜禁曾無槩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說厥義弥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眾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

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聞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宰待膳巨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飢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野漁川事雖非已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綠服膺至訓操槩弥遠促命有殫長蔬靡慊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纊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蠶肉之因固蔬泉之業然則舍生之類幾於免矣

與何胤書

梁周顒

普通年中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其甚者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岷曰蛆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弥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且不悴不榮曾芻蕘之不若無馨無臭

與瓦礫其何筭有汝南周顒貽胤書曰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惑在於不全菜耶剖折之升鼎俎網罟之興載冊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乃復為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為士者豈不以恕己為懷是各靜封壇固相陵轢况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歎彼弱麕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沉使人憐悼况可甘心撲掃加復恣意吞嚼至乃野牧成群開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為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

殘至於晨鳧沉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耻胤獲書納之遂絕血味注百論十二門論行於法俗

斷殺絕宗廟犧牲詔并表請

梁武帝

梁高祖武皇帝臨天下十二年下詔去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欲上定林寺沙門僧祐龍華邑正栢超度等上啓云京畿既是福地而鮮食之族猶布筌網並驅之客尚馳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洽之旨請丹陽琅琊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勅付尚書詳之

議郎江旣以爲聖人之道以百姓爲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協于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改俗一朝抑絕容恐愚民且獵山之人例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即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殺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無益全

生之術

兼都令史王述以爲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民漸至化必被萬國今祈寒暑兩人尚無怨況去俗入真所以可悅謂斷之爲是

左丞謝幾卿曰不殺之禮誠如王述所議然聖人爲教亦與俗推移即之事迹恐不宜偏斷若二郡獨有此禁更似外道謂不殺戒皆有界域因時之宜敬同議郎江旣議尚書臣直僕射臣昂令瑩已下並同旣議帝使周舍難旣曰禮云君子遠庖厨血氣不身翦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此皆即自興仁非關及遠三驅之禮向我者舍背我者射於是依王述議遂斷 又勅大醫不得以生類合藥公家織官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衣裁剪有乖仁恕至迺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被之含識郊廟皆以麵爲牲牲其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勅有司曰近以神實愛民不責無識所貴誠

信非尚血膾凡有水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同牲牢止告知而已而萬姓祈求諂黷為事山川小祇難期正直晴雨或乖容市民怨愚夫滯習難用理移自今祈請報答可如俗法所用以身賽各事自依前

前臣曰夫神道茫昧求諸不一或尚血腥之祀或歆蘊藻之誠設教隨時貴其為善其誠無忒何往不通若祭享理無則四代之風為爽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為弘語其無不待牲牲之潔據其有宜存去殺之仁周文禴祭由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吐諸而以麴為牲於義未達方之紋錦將不矛盾乎

齊光祿顏之推誠殺訓

儒家君子離庖厨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具錄耳且示數條於

末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雞雛之聲江陵劉氏以賣鱒為業後生一兒頭具是鱒自頭已下方為人耳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醢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

無救請須臾宰羊者為次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肉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梁時有人為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任民將羊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剝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卧簷下投醒即覺體痒爬搔癢疹因介成病十餘年死楊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早儉飢民盜由中交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敢

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
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
年向幽州旋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
斷酒肉文 梁高祖武皇帝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
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迺非弟子

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
弟子不得無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
疑閉內懷忿異 凡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
者正以信因信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言
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
是經教大意如是若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
魚肉是則爲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
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
今佛弟子甘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
是不信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
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
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

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子不
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言
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無所疑難此事違
於師教一不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必
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
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淵赴火窮諸苦行
未必皆噉食衆生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是三
不及外道

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無有
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所親者乃自和
光於所踈者則有隱避如是爲行四不及外道
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
云不如我道真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
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爲物宗噉食魚肉
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
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然後方得一過

噉食如此爲行五不及外道

又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已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爲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內無慙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爲法本存遠因在於即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己自殺此亦非嫌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真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各信經書死不違背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云肉非己殺猶自得噉以錢買肉亦復非嫌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置罟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衆生此人爲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

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是七不及外道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今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爲師長或爲寺官自開酒禁噉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欲發言他即譏刺云師向亦尔寺官亦尔心懷內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有瑕不能伏物便復摩何直尔止住所以在寺者乖違受道者放逸此是八不及外道

又外道受人施與如己法受烏戒人受烏戒施受鹿戒人受鹿戒施烏戒人終不覆戒受鹿戒施鹿戒人終不覆戒受烏戒施今出家人云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即飲酒開衆惡門入即噉肉集衆苦本此是九不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顛倒無如是衆事酒者是何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氣衆生以罪業因

緣故受此惡觸此非正真道法亦非甘露上
味云何出家僧尼猶生耽嗜僧尼授白衣五
戒令不飲酒今不妄語云何翻自飲酒違負
約誓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聚長短律儀於
何科中而出此文其餘衆僧故復可至學
律者彌不宜介且開放逸門集衆惡本苦白
衣人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呵止云某甲汝
就我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者亦應云
檀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檀越今日幸可不
飲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尼羅浮陀地獄身
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
僧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邪道
長衆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豈不內愧猶
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
飲酒食肉如是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
故如是在家人雖飲酒噉肉無犯戒罪此一
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各有
丘窟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及居家

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泄寺舍
此是三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
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噉肉使人輕賤
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
酒噉肉門行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
噉肉臭氣熏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
魔皆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
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人
飲酒噉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則六不及
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皆是自力
所辦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皆他信施是則七
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是常
業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
各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
復如此飲酒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耽昏者
此則不得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若多若少皆
斷佛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
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欲論過患條流甚

多可以例推不復具言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眾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猶是梁國編戶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諸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經法輪相續便是不斷至於聽受動有千計今日重令法雲

法師為諸僧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聽涅槃經為當曾聞此說為當不聞若已曾聞不應違背若未曾聞今宜憶持

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乃至自死者亦不許食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出家名佛弟子云何今日不從師教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何謂斷大慈種凡大慈者皆令一切眾生同得安樂若食肉者一切眾生皆為怨對同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辟支佛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提道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者障生

六欲天何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禪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食肉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食肉者是障信根若食肉者是障進根若食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者是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舉要為言障三十七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真諦若食肉者是障十二因緣若食肉者是障六波羅蜜若食肉者是障四弘誓願若食肉者是障四攝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無量心若食肉者是障四無礙智若食肉者是障三三昧若食肉者是障八解脫若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食肉者是障六神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肉者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嚴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金剛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力若食肉者是障四無所長若食肉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一切種智若食肉

者是障無上菩提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無有菩薩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地以無菩薩法無菩薩法故無四無量心無四無量心故無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佛子不續所以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何為不能忍此臭腥修聲聞辟支佛道鷓鴣嗜鼠蛆甘蟻以此而推何可嗜著至於豺犬野狂皆知嗜肉人最有知勝諸眾生近與此等同甘臭腥豈直常懷殺心斷大慈種凡食肉者自是可鄙諸大德僧諸解義者講涅槃經何可不慙懃此句令聽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種愚癡之人云我止噉魚實不食肉亦應開示此處不殊水陸眾生同名為肉諸聽講者豈可不審諦受持如說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說此皆是遠事未為近切諸大德僧尼當知噉食眾生者是魔行噉食眾

生是地獄種噉食眾生是恐怖因噉食眾生是斷命因噉食眾生是自燒因噉食眾生是自煮因噉食眾生是自炮因噉食眾生是自炙因噉食眾生是自割因噉食眾生是自剝因噉食眾生是斷頭因噉食眾生是斷手因噉食眾生是斷足因噉食眾生是破腹因噉食眾生是破背因噉食眾生是剝腸因噉食眾生是碎髓因噉食眾生是抉目因噉食眾生是割鼻因噉食眾生是截耳因噉食眾生是貧窮因噉食眾生是下賤因噉食眾生是凍餓因噉食眾生是醜陋因噉食眾生是聾因噉食眾生是盲因噉食眾生是瘖因噉食眾生是瘰因噉食眾生是跛因噉食眾生是蹇因噉食眾生是瘡因噉食眾生是瘍因噉食眾生是疥因噉食眾生是癬因噉食眾生是癩因噉食眾生是癰因噉食眾生是癰因噉食眾生是痔因噉食眾生是疽

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生是致蚤因噉食衆生是致虱因噉食衆生是致蚊因噉食衆生是致蚤因噉食衆生是遭毒蟲因噉食衆生是遭惡獸因噉食衆生是病瘦因噉食衆生是寒熱因噉食衆生是頭痛因噉食衆生是心痛因噉食衆生是腹痛因噉食衆生是胃痛因噉食衆生是背痛因噉食衆生是手痛因噉食衆生是足痛因噉食衆生是髓痛因噉食衆生是腸痛因噉食衆生是筋縮因噉食衆生是胃反因噉食衆生是脉絕因噉食衆生是血流因噉食衆生是咽塞因噉食衆生是喉痛因噉食衆生是風病因噉食衆生是水病因噉食衆生是四大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五藏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六府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生是狂因噉食衆生乃至是四百四病一切衆苦因噉食衆生是熱因噉食衆生是惱因噉食衆生是受壓因噉食衆生

是遭水因噉食衆生是遭火因噉食衆生是遭風因噉食衆生是遭偷因噉食衆生是遭劫因噉食衆生是遭賊因噉食衆生是鞭因噉食衆生是杖因噉食衆生是笞因噉食衆生是督因噉食衆生是罵因噉食衆生是辱因噉食衆生是繫因噉食衆生是縛因噉食衆生是幽因噉食衆生是閉因噉食衆生是生苦因噉食衆生是老苦因噉食衆生是病苦因噉食衆生是死苦因噉食衆生是怨憎會苦因噉食衆生是愛別離苦因噉食衆生是求不得苦因噉食衆生是五受蔭苦因噉食衆生是行苦因噉食衆生是壞苦因噉食衆生是苦苦因噉食衆生是想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黑繩地獄因噉食衆生是衆合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万

四千萬子地獄因乃至是不可說不可說萬子地獄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無量苦當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暫生暫死爲物所害生時有無量怖畏死時有無量怖畏此皆是殺業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殺果展轉不窮盡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多途舉要爲言同一苦果但苦中自有輕重所以今日致衆苦果皆由殺業惱害衆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衆生父衆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衆生母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衆生子衆生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列可知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無始已來至于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爲怨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道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爲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今此行人愚癡無慧不知出要無有方便設值善知識

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諸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貪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亦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善思方便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北山蔣帝猶且去殺若以不殺祈願輒得上教若以殺生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勒諸廟祝及以百姓凡諸群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云何反食衆生行諸魔

行一日北山為蔣帝齋所以皆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蔣帝惡賤佛法怪望弟子是諸法師當見此意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三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伸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盜戒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為外司聽察所得若為寺家自相糾舉不問年時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衆鳴犍槌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還俗策使唯最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今有此

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妄言今日集會
此是大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
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
遍滿虛空諸仙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
應在此金剛密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韋馱
天神毗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
牢迦毗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跋陀羅伽
王阿脩羅伽王摩尼跋陀羅伽王金毗羅王
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
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
大威德力如是一切善神通遍滿虛空五方龍
王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
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
滿在此天龍夜叉乾闥婆王阿脩羅王迦樓
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如是
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
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灰塞
虛空如是幽顯莫不鑒觀無瑕者可以戮

人唯自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唱言此事
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剗心擲地以示僧
尼丐數片肉無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
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禁戒今
日當先自為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已
去至于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婬欲欺誑妄
語噉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
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
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
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
噉魚肉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
此治問增廣善衆清淨佛道若未為幽司之
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治問驅
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役使願今日二部僧
尼各還本寺匡正佛法和合時衆皆令聽經
法者如說修行不可復令斷大慈種使佛子
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問
若有容受不相舉治者當反任罪 又僧尼

寺有事四天王迦毗羅神猶設鹿頭及羊肉等是事不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各

亦同前科別宣意

是義論竟
宣意如此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聞浮提壽云百二十至於世

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無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剎那生老無常謝不移時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况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介此生雖可不犯眾罪後報業強現無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况復飲酒噉食眾僧尼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云菜食為難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強有決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

作子肉想如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厭惡血腥其於不能蔬食者厭惡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為善惑就善惑中重為方便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虛乏魚肉溫於人補益作如是

說皆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介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為生類皆多冷血腥為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沉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即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因心各有所執甘魚肉者便謂為溫為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為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噉魚肉魚肉

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為性冷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是諸僧尼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有留難內外眾魔共相嫉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此等人法多衰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貪求如是之人亦墮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熟內心麤惡見人勝己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苦到如是等人多為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已去善相開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為菩提種子勿怪弟子蕭衍向來所白

寺官三百六十八人 宿德二十五人
 義學五百七十四人 導師三十九人
 右牒眾僧合一千六人
 寺官三百六十九人 義學六十八人
 導師五人
 右牒合尼僧四百四十二人
 并右牒僧尼合一千四百四十八人並以五月二十二日五更一唱到鳳莊門
 二十三日且光宅寺法雲於華林殿前登東向高座為法師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為都講唱大涅槃經四相品四分之一陳食肉者斷大慈種義法雲解釋輿駕親御地鋪席位於高座之北僧尼二眾各以次列坐講畢者闍寺道澄又登西向高座唱此斷肉之文次唱所傳之語唱竟又禮拜懺悔普設中食竟出
 二十三日會其後諸僧尼或猶云律中無斷肉事及懺悔食肉法其月二十九日又勅請